

佛
在
人
間

妙雲集下編之一

佛
在
人
間

作者
印
順

• 有 所 權 版 •

中華民國六十年十一月初版
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二月修訂一版

佛 在 人 間

■ 作 者

印 順

■ 出 版 者

正 聞 出 版 社
臺北市龍江路55巷11號

■ 發 行 所

正 聞 出 版 社
臺北市10434龍江路55巷11號
郵 撥：〇五一九八九九一六
電 話：(〇二)七五一七五三

■ 承 印 者

永 美 美 術 印 刷 製 版 有 限 公 司
電 話：(〇二)三〇六四五一七

新 行 政 院 局 版 臺 業 字 第 二 一 四 三 號

佛在人間目次

一 佛在人間……………一——一六

一 釋尊小史……………一

二 佛陀的身命……………三

三 釋尊的故國之思……………七

四 出家更接近了人間……………九

五 佛從人間被升到天上……………一三

二 人間佛教緒言……………一七——二八

一 人間佛教的展開……………一七

佛在人間 目次……………一

佛在人間 目次

二

二 人間佛教的三寶觀……………二二

三 從依機設教來說明人間佛教……………二九——七四

一 教乘應機的安立……………二九
二 諸乘應機的分析……………四四

四 人性……………七五——九八

一 人與衆生性……………七五
二 人性與佛性……………八六

五 人間佛教要略……………九九——二六

一 論題核心……………九九
二 理論原則……………一〇四

三	時代傾向·····	一一一
四	修持心要·····	一一二

六 從人到成佛之路·····一二七——一四二

一	學佛即向佛學習·····	一二七
二	唯人爲能學佛·····	一三一
三	學佛所不可少的信解·····	一三四
四	從十善菩薩學起·····	一三七

七 佛法與人類和平·····一四三——一六四

一	和平的意義·····	一四三
二	不和（不平）的心因·····	一四六
三	（不和）不平的事緣·····	一五一

四	外緣爲重的世間和平	一五三
五	著重內因的心地和平	一五九
六	內因外事並重的究竟和平	一六一

八

佛法是救世之仁

一六五——二四二

一	人間相互引起的憂苦的救濟	一六六
二	身心充滿憂苦的解脫	二〇四

九

佛教的財富觀

二四三——二六六

一	敘起	二四三
二	財富由布施福業而來	二四七
三	如法求財不以非法	二五一
四	財富的處理	二五八

五 財富究屬於誰……………二五九

十 佛教的知識觀……………二六七——二九六

一 一般文化界的看法……………二六八

二 佛教的知識觀……………二七六

三 現代知識應有之反省……………二九〇

十一 佛教的戰鬥觀……………二九七——三〇四

十二 一般道德與佛化道德……………三〇五——三二二

一 道德與不道德……………三〇六

二 最一般的道德與道德律……………三〇七

三 道德的變與不變……………三一二

四	道德的三增上……………	三一五
五	佛化的道德在般若……………	三一七
六	學佛即是道德的實踐……………	三二〇

十三	佛教與教育……………	三三三——三三二
----	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十四	發揚佛法以鼓鑄世界性之新文化……………	三三三——三五〇
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一	佛法與世界性……………	三三三
二	佛教的世界性原理……………	三三七
三	佛教的世界性事例……………	三四四
四	結論……………	三四九

佛在人間

一 釋尊小史

我們的大師釋迦牟尼佛，在二千四五百年前的一個四月八日，誕生在中印度迦毘羅國的釋迦族。父王叫淨飯，是迦毘羅的國王。母后摩耶夫人，在東向拘利城歸寧的途中，在他母親的別墅嵐毘尼園裏，誕生了太子。這大喜的消息，立刻引起了大自然的狂歡：枝頭的小鳥，唱起和平之曲；花朵也更嫵媚了。充滿生意的春風，把這大喜的消息，傳遍了迦毘羅，傳遍了恒河兩岸，一直到全世界。此時、此地、此人，將永遠成爲人間的光榮，受著人們的歌讚與崇拜。

釋尊不但生在高貴的王族，還生著端嚴的相貌，這在當時印度人的眼中，他無疑是未來人間的導者，一切的利益，都要在他手上完成。因此，釋尊幼時，就

被稱爲「悉達多」。七八歲時，他開始入學，也曾學過軍事；在競婚時，曾表現了體力的優越。他在王宮甜蜜的物質享受中，滋長了一顆人生可痛，衆生可憫的心靈。衆生的自相殘殺，身世的渺茫，這現實的苦痛，警覺了他，使他不願留戀這優美的王宮，不能漠視這慘酷的人間。二十五歲的一個晚上，他堅決的放棄了統治者的地位，離開了王宮，父王與心愛的嬪妃，成爲一位一無所有的，真理與自由的追求者。出家以後，爲了真理與自由，參訪當時著名的宗教師，過了六年非常刻苦的生活。但事實的證明，苦行是徒然的。於是乎他的生活開始轉變，受牧女善生的乳糜；在尼連禪河洗淨了七年來的積垢。到摩竭陀國的菩提伽耶，結跏趺坐，發出堅強的誓願：「我今若不證，無上大菩提，寧可碎是身，終不起此座」！在四十九天中，運用智力、悲力、無限的精進力，從一切障礙中獲得解放，徹底體悟了人生的真諦，成爲人間的佛陀。釋尊體悟的人生真諦，與實踐的軌則——道，在祭祀生天與苦行解脫的印度時代思潮中，顯然是格格不入。釋尊曾慨歎的說：「我法甚深妙，無信云何解」？「我寧不說法，疾入於涅槃」！在「

五十七日」的長期思考中，度著獨善的生活。最後，決定創設一種適應時代文明，深入而淺出的宗教。但不單是適應，在這適應淺化的裏面，顯示出釋尊的本懷。在波羅奈的施鹿林，開始爲五比丘說法，推動了不共世俗的四諦法輪。法輪的精要，正像阿說示說的：「諸法從緣起，是法說緣生，諸法緣及盡，吾佛大師說」。此後，釋尊從事真理的傳布工作，組織僧團。到第六年，加入這和樂自由的僧團者，已有一千二百五十人。這樣的教化，約有五十年之久，佛教傳遍了恒河兩岸。最後，釋尊從摩竭陀到毘舍離，漸漸遊行到拘尸那，受純陀最後的供養，度最後弟子須跋陀羅。在雙林間，爲弟子作最後的教誨：「自今已後，我諸弟子展轉行之，則是法身常在而不滅也」！八十歲的二月十五日の中夜，釋尊入大般涅槃，結束了一代的教化。「世間眼滅一何疾」！釋尊的入滅，將永遠遺留在佛弟子內心的深處，悲懷戀慕，直到人間淨土的完成！

二 佛陀的身命

佛教是理智的宗教，自然不能離却這人間的導師，轉到玄秘的信仰。但是，單在種姓清淨、相好圓滿、出家、成佛、說法、入滅的形迹上建立信仰，也還不能算深刻正確。凡是純正的佛弟子，必需把握佛陀的崇高偉大點，要窺見佛陀之所以為佛陀。唯有在這即人成佛的佛格上，才能奠定堅強的信念。在理智信仰的生命中，去為真理與自由而邁進，完成佛教出現世間的目的。

佛陀之所以為佛陀，就是佛陀的體性與生命。經上說：「見緣起即見法，見法即見佛」，這是佛陀的法身。苦行沙門瞿曇，為什麼被人稱為佛陀？這並不因他是王子出家，修苦行、或者說法，是因他體悟了人生的真諦——緣起正法。緣起的本質，是說：凡是存在，沒有無因而自然的；沒有常恆的、獨立的；一切的一切，是關係的存在。因關係的和合而現在，因分離而轉化。佛陀在定慧的實踐中，觀緣起的如幻而證悟緣起的寂滅。具有這樣的正覺內容，才稱為佛。那末，如果我們也能悟解這緣起的寂滅性，就接觸到佛陀的本質，就能正確窺見佛陀之所以為佛陀。這是佛教的核心，有它的詳細正確的內容，可不許你懸想。這裏不

妨說一個淺顯的比喻：一個龐大的東西，把你我隔在兩邊。這個巨物，本是緣起的和合相，但我們都把它看成實在的。實在，才隔離了你我。假使你我的慧眼，比愛克司光更強，那就能透過這好像實在的巨物，顯發它的真相。不但彼此慧眼的光芒，在這共同的對象上接觸，融成不二；還能互相覲面相見。這就叫「心心相印」，「與十方三世諸佛同一鼻孔出氣」。凡是佛弟子，能在聽聞思惟中獲得這緣起正法的正見，就是信解見佛。能在定慧的實踐中通達，就是證悟見佛。從前釋尊在世時，有一次廣大的集會，大家都去見佛。須菩提在山邊考慮，我也去見佛嗎？佛說「見緣起即見佛」，我爲什麼不觀察緣起呢？他觀察一切從緣所生，都是無常演變；從無常的觀察中，通達法性空，契入寂滅的聖境。當時釋尊對一個最先見佛的弟子說：你以爲先見我嗎？不！「須菩提先見我身」。這是佛陀之所以爲佛陀的一面。

經上說：「解脫戒經，是汝大師」。又說：「能供養僧，則供養我已」。這是佛陀的慧命，是佛陀生命的另一側面。佛陀的存在，存在於佛教大眾的集團中

，有僧就有佛。這點，決定了佛陀的偉大，偉大到超越我人的意想以外。緣起法性，是宇宙人生的最高法則，那末我們的身心修養，自它共處，一切的一切，都不能違反這緣起法性。也就是說：世出世法不能打爲兩截，要在這一貫的法則中建立。佛教的本質，是平等而非階級的，自由而非壓制的，集團而非個人的。從佛陀的本質——正覺緣起的內容中，展爲活躍無限止的生命，都表顯在僧團，因僧團的存在而存在。僧團的組織，可說是法性具體的顯現。因此，佛法的存在，並不以殿宇、塑像、經典來決定，在有無吻合佛陀本懷與法性的僧團。「佛法弘揚本在僧」的僧，不是偉大的個人，是一個推動佛教的和樂共存的自由集團，不是深山中一個一個的隱者。那家庭化、商業化的，更是「出佛身血」，與佛無緣。

緣起性，是佛陀的法身；和合衆，是佛陀的慧命。在佛陀之所以爲佛陀中，佛弟子的整個身心，成爲佛陀之一體。

三 釋尊的故國之思

釋尊是一位國際主義者，對軍閥的爭霸戰，根本不表同情。「戰勝增怨敵，戰敗臥不安，勝敗兩俱捨，臥覺寂靜樂」，這是佛陀對侵略者著名的教訓。假使就此說佛陀漠視國家民族的被征服、被奴役、被殘殺，那是非常錯誤的，這可以從釋尊出家與國家的關係說起。

釋尊的祖國迦毘羅，如何富庶，如何強盛，在佛教的傳記中，顯然是誇大的。事實上，當時的迦毘羅，早已淪為波斯匿王的憍薩羅國的附庸。有一回，波斯匿王向迦毘羅的釋族索婚。大家雖覺得他非我族類，但又不敢得罪他；結果，喬裝一個婢女，冒充釋女去下嫁。我們只要想到齊景公的遣女入吳，漢唐的宗女和番，就可想見當時的情勢了。那時的印度，是憍薩羅與摩竭陀爭霸的時代。地勢狹小而偏於北部的迦毘羅，在這兩大軍閥的爭霸戰中，處境的困難，是可想而知。同時，釋族本身又是那樣的嬌逸而沒有自信，看他們在琉璃王兵臨城下的時候

，主戰派最先受了制裁。還是和呢？守呢？經過一番辯論，終於開門迎敵，甘受敵人殘酷的屠戮。這樣的時代，這樣的國家，未嘗不是釋尊擺脫了而別圖解救的一個主要動機。

在釋尊悲憫衆生如一子的心境上，因種族的歧視，互相侵奪而陷國計民生於悲慘的境遇者，又不止一個迦毘羅，不止迦毘羅需要正義的救濟吧！這使釋尊痛心衆生的自相殘殺，而有別開坦途的必要了！因此，釋尊在唱道佛教的解脫論中，沒有忽略世間。這是對的，正確的出世觀，是必然的配合著世間的淨化。釋尊唱道種族平等論，以消泯種族間的歧視、對立，與非法的壓迫。抨擊侵略者的殘殺，而鼓吹無諍的和合。在另一方面，組織起大智大悲的自由集團，也就是社會性的自由族。和平共存的思想，多少給予當時紛爭的印度以有效的救濟。這一切活動，是從倫理實踐的宗教出發，但他沒有忽略人間，更沒有忘記祖國。當毘琉璃進軍迦毘羅的消息，傳到這個爲解脫的自由集團——釋沙門團的時候，提議給予迦毘羅以實力的援助者，在傳記上看來，是大有人在。雖然受了苦行厭離的時